

史

林

測

義

史林測義卷十五

臣鄱陽計大受論

東晉

元帝

古先帝王之興皆有大功德於天下之後其源深而流長者亦源正而流清至經顛覆之餘而上承祖宗之業下繫遺臣遺民之望尤必辨其胄之所自以明其統之所歸故雖劉淵之爲漢李存勗李昇之爲唐綱目皆以冒襲擯之而不予紹漢唐之正統也況出於淫亂污穢而非其種者無論當日之天命不假人心不屬而亦宗祀不歆何取於

繼絕之義而不顧國祚之已暗移哉晉書稱瑯邪恭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氏

北魏書作牛金尤非

而生元帝以爲元石圖牛

繼馬後之符按孫盛魏氏春秋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刪丹縣元川溢湧瑤石負圖有石馬七玉字玉珎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是其圖位本非牛繼馬後至以石馬七胡氏管見因有自司馬啟封至愍適及七代之說然張掖太守焦勝所校乃五馬習鑿齒漢晉春秋所記乃十三馬其作七馬者豈遂足據而亦皆不云牛繼況犧牛卽有徵麟鳳虎則何應乎意者馬居中而此皆象拱衛輔翼又字成大討曹以著魏

晉代興符固不存於以牛繼馬也史臣蓋因宣帝忌鶴其將牛金附會而爲是誣耳唐元行沖謂北魏昭成名健繼晉受命此當石符似明以言元帝之非然亦未考圖位而遷就之者夫元帝之爲晉室裔卽太安之際童謠亦明矣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此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司馬氏獲濟而帝獨登大位之兆胡氏乃以爲冒姓之讖異哉且又有讖云銅馬入海建鄴期銅應夏侯太如小字銅環馬應元帝中興江左其更何說如帝果以牛冒姓當時臣民必知之者何反舍南陽王保而稱宣帝之允以勸進者羣臣及四方人無間言雖王敦憚帝賢明欲更

議所立亦蔑聞舉以爲名乎如帝果以冒姓襲位則晉之宗社已名存而實亡晉之臣子雖不忍國旣卒斬亦何甘僞姓之奉而虛號之建乎且夫天心眷顧垂祚百年以答武帝之越長江取殘賊救水火之功惟帝天潢衍派源正流清是以使之續主晉祀而彌獲靈長之慶如此也其誣又不待核圖讖而自白矣綱目於其卽王位卽大書元皇帝大書卽皇帝位固已同漢之光武昭烈堂堂帝室之尊者予以上紹正統後世論者仍執晉書及胡氏之說或至爲馬晉牛晉之名臣故取而詳辨之以甲文公秉筆之意焉

段疾陸眷

綱目卒遼西公段疾陸眷劉氏書法以爲予義者非也永嘉初疾陸眷受王浚命討石勒浚雖非誠心晉而勒固會劉曜陷洛陽執天子凡夫析珪擔爵於典午之朝皆當藉此以稍雪讎恥乃以勒質其從弟末波不納弟文鳩之諫以鎧馬金銀贖末波而與石季龍盟約引騎而還致縱成擒之寇又建武初其弟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結盟討勒并檄疾陸眷末波及叔父涉復辰等俱集襄國乃聽末波以父兄而從子弟之間引軍而還致琨匹磾以勢弱弗卒所事然則彼屢敗乃勤王討賊之舉者許之以義豈不謬

哉紫陽凡例衆人因事而見曰某官姓名卒無官則爵官爵已見者亦不復書按分注疾陸眷子幼涉復辰自立末波乘虛襲殺之自稱單于則卒疾陸眷者以著段氏之亂此所謂衆人因事而見又以爵不見前而書遼西公也何劉氏之弗致詳乎

溫嶠

溫嶠奉劉琨表行建康勸進母崔固止之絕裾而去張宣公繩以徐庶之事謂嶠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若旣以委質爲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不得辭不過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而其天性所傷已甚夫嶠之

以身許琨也豈自今日哉琨遷大將軍嶠爲從事中郎上
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則嶠已
久委質於琨而爲晉陪貳臣矣故卽死綏之義莫之敢逃
夫何出使江左可自執不遑將母之情而辭其命乎且屬
二都傾覆社稷乏祀何危難如之繼絕存亡憤激天下忠
臣義士之氣此日將命惡得不任嶠則忍於去母以成大
不忍於國卒使其母無愧王孫賈母豈猶是州閭稱孝之
可同哉況琨妻爲嶠之從母琨深禮嶠嶠必可無失養之
慮非如徐母之見質曹操而亂其方寸者其母亦但倚門
倚閭之私情而嶠斷以大義不之顧耳然嶠非遂欲畱仕

江左既至卽屢求返命不許乃不得以終養其心固未嘗須臾忘其母而孳孳功名富貴之爲也若張氏之論爲世熱中仕途背親滅性嚴其防可焉

祖逖

人臣義無私交雖有私恩不廢公義羊陸交歡邊境康斯抽矢去金君子猶非之況祖逖於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之巨猾石勒乎方逖之據譙也勒憚之不敢爲寇乃下書幽州修逖母墓置守塚二家冀逖如趙他感恩輟其寇暴耳逖乃聞之甚悅遣使修結和好又逖牙門童建降於勒勒斬之送首於逖逖遣使報謝自是充

豫壘壁叛者逃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嗟乎梟擒君
父之讎未忍需之日月而乃與之結和好乎尺地一民莫
非晉有其叛勒而歸義者可不納而聽二州兩屬乎苟義
誤國實甚君子於以知其擊楫誓江之志荒矣如尙欲推
鋒越河掃清冀朔而充豫之賊未靖必爲所襲則勢有不
能其圖進取不輟但虛聲耳雖妖星未遽告燬而大功不
遂固不由於敦隗之內難也

范長生

成

綱目卒成之臣楊褒及范長生褒諫李雄以官買金酒醉
杖令無事小出賢可錄也若長生以晉青城處士而成成

之僭者耳方李特李蕩並死李流之眾饑困從徐舉之說
資給流軍糧使流軍復振雄深自挹損不從諸將請稱尊
號乃自西山詣成都勸進雄始僭卽帝位爲五胡倡雖嘗
固辭雄之迎立爲君殆亦知雄英武有非己所得而駕馭
者卒使執版延坐拜爲丞相尊曰范賢加爲天地太師封
西山侯蓋亦工於擇富貴也其餘別無可紀况蜀人奉之
若神者則以左道惑百姓耳惡得賢而錄之同楊褒乎

王導

王導非社稷之臣豈惟成帝卽位羣臣進璽辭疾不至爲
卞壺之所論哉王敦之反也元帝詔以大義滅親以爲安

東時節假之而乃心思外濟滋敦凶悖太寧初且甘受敦
加拜爲司徒幸而適及敦之病篤而死始爲明目張膽之
言如使豺豸未寂邇鼎竟移則導亦拱手事賊爲晉初之
宗室安平已矣至蘇峻逼遷幼主於石頭劉超鍾雅竭力
擁衛繼之以死導乃委棄乘輿攜其二子鼠竄白石苟免
身家之弗遑尙念及六尺之託事有不測義無容生否耶
史臣稱以乃誠貫日貞志凌霜然則董狐執簡而至夫復
何懼如雅之所云哉

陶侃

臣觀陶侃其在大易之復乎侃嘗與祖約以不與明帝顧

命並流怨言約則迷復而侃則獨復蘇峻之犯闕也溫嶠固請赴難星言兼適子喪不臨所謂休復之吉以下仁也義軍屢戰失利侃怒欲還聞嶠及毛瑤之說卽留不去以集大勳所謂頴復之厲義無咎也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每思折翼之祥以消窺窬之志且懷止足之分不與朝廷之權臣節純全季年彌顯所謂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侃克復如此卒同不遠之復臻於元吉於戲賢哉先儒多矣

石勒之答徐光邁高皇亞軒轅之諛謂遇漢高當北面事
之而自負與光武並驅噫嘻彼乃以封豕長蛇足抗衡乎
白水飛龍參墟翔鳳也哉光武除莽苛政命將不必屠城
略地要在平定安集之固與高帝同一拯溺救焚之師此
爲天命人心之所繫屬而不道以捕羣雄靡餘也勒雖有
奇謀英斷惟以騁暴窮凶以視光武之世銅馬赤眉等耳
惟不遇光武故得跨燕趙吞韓魏竊徽號如或遇之而口
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豈不謬哉

郭璞 卜珙

郭璞精易卜筮之學見卜珙嘆爲弗如而知其不免兵厄

珣自謂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亦知璞不令終告以勿爲公吏可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卒之璞嬰王敦之禍珣受漢帥之誅夫著龜者所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璞珣惟以占驗自神不復恐懼修省亹亹於趨吉避凶之道學易而不得易之用此但能以術數顯而君子之所不齒矣至若璞裸廁上被髮銜刀則又於不能免者詭以求免恃禳災轉禍之小智恃顯道神德之大經危言犯怒竟斃山宗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殷浩

或問殷浩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

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財而夢穢時人
以爲名言而臣謂一清談之蔽以臭腐視官不就則已就
可無妨於尸乎以糞土視錢不取則已取可無妨於穢乎
浩初匿情養望屏居十餘年辟除皆不就既而入處國鈞
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惟聞感國喪師至被黜放而又
一旦震動於桓溫腐鼠之嚇致竟達空函之謬豈非無能
以發馨香之治而同逐臭之夫而不知忤哉史稱以夷神
委命無流放之戚言過其實且何以終日書空作咄咄怪
事四字也若夫夢者神所交量而後入不思官義然後取
不思財思而夢夢而爲棺爲糞其感變之所起官而尸財

而穢者乎執是說也則亦足作世警醒而戒苟冒

沈勁

勁父充與王敦構逆眾敗而逃其部曲將吳儒以貪封侯之賞誘殺之爲人子而遭變孰大於是痛父之死不可不報恥父之惡不可不雪勁竟殺其讎人而助陳祐守洛陽致命遂志斯亦盡處變之道矣然不忍變生於惡稔釁積所謂親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號泣隨之者不知勁嘗無憾否也

桓溫

尹起莘謂桓溫有經濟之才惟晉無英主以駕馭之故溫

有跋扈之志

臣

且謂桓溫無剛忍之性惟晉無直臣以抗

抑之故溫有昌披之行觀其移軍武昌也高崧爲會稽王
昱草書諭之溫卽惶恐謝罪回軍還鎮其廢帝奔也集百
官於朝堂莫不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爲其欲陳廢立本
意於簡文也帝泣下數十行溫竟兢懼不能一言其請誅
武陵王晞也帝不允手詔以不奉行則請避言路溫遂覽
之汗流視漢之莽卓操丕魏之司馬懿父子不猶非其剛
矣忍詢比而大義可動者乎如使忠直同朝時聞糾正自
可消其逆萌若虛名之殷浩雅度之謝安彼固不之憚而
入幕之賓爲之謀主以成其震主之威陵上之迹乃遂安

於不能流芳後世而遺臭萬載也夫天生其奇骨英聲而具有雄略足託以宏濟艱難恢復中原之勳者卒之企景文而太息可處仲而思齊由神器之是窺終王靈之弗暢雖溫自棄於下流而晉之君臣亦不得不交任其責矣吁

苻堅

秦主

秦之見滅於遺燕也智者慮於未然天戒示以災起初慕容垂避難來奔王猛逆料其難制勸堅早除之堅曰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猛復設計給垂子全奔燕以陷垂堅仍待之如舊及燕之亡也赦慕容暉及其王公以下皆徙於長安而列官滿朝執權履勢

太史令張益以彗星出尾箕而掃東井爲燕滅秦之象勸
堅誅曄及其子弟苻融亦上疏言之堅皆不聽告以天道
助順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己何懼外患夫如是不亦君人
之大度而言之皆幾於道哉乃卒不能格天感人者蓋無
徵其修省之實履信思順之誠徒致飾其辭而心固爲諸
慕容氏所蠱惑耳慕容冲姊清河公主有殊色堅納之寵
冠後宮冲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而垂夫人亦幸於堅
堅嘗與同輦遊於後庭此所由庇其族類之情牢不可破
而天變人言無如白日之多蔽何矣不然當年之天不悔
禍而人思乘釁豈理也哉豈理也哉

謝安

陳氏墟謂東晉諸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幸而成功則爲謝安如其無成則爲殷浩噫安之成功豈幸也哉當強敵寇境梁益不守樊鄧陷沒之時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而知人善用鎮禦北方則遠衆舉親肥水之戰又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此皆其實用之見稱史冊者夫惟務之有素故能出以從容暇豫不動聲色而却苻秦安晉室也若殷浩之遇事周章誠由無素定之略欲幸而爲謝安之事業奚可得哉臣恐陳氏之說出如生人倣幸之心使國家不收亨屯濟險之効而且救敗之不遑則貽誤大矣

王猛秦

說者以王猛臨終告秦主以晉正朔相承願勿以爲圖是身雖仕秦志在尊晉而安之其無愧管夷吾不但以治功如魏崔浩之論也臣曰不然其告以勿圖晉固知身沒之後克晉以成混一必非秦所能任而顧忌晉爲正統則人窮反本發見此良見耳如素明順逆之分何妨軍國之日寇荊州寇梁益其取洛陽而辭司徒尙書之命且以燕吳未平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爲言乎蓋滅燕及晉者乃其兼併立勳之志猛如不死晉未必不爲所蠶食據臨終一言謂能爲夷吾佐齊以安周室之事無識甚矣

謝元

淮肥之捷尹起莘丁奉王文成類以爲天幸非人力蓋因
晉書載記有草木人形風鶴王師語而爲是論也臣按苻
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而望晉兵見部陣齊整將士精
銳又北望八公山草木皆爲旗幟狀顧謂融曰此亦勅敵
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此由謝元遣劉牢之直渡洛澗
斬梁成等十將秦士卒死者萬五千堅聞之已禡其魄故
於元軍水陸繼進之時爲是驚疑及大敗奔又何怪風聲
鶴唳之皆得而怖乎若所記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
以威儀鼓吹求助於中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

草木狀人若有力者則事可鄙笑而近誣何後人據爲顯赫之應反於部陣齊整將士精銳處不注意卽是役也謝安指授將帥各得其任元復臨事而懼能嚴整其部陣以制恃衆而驕數戰而憚之秦師雖曰天意佑順固非倣幸於一勝矣不然廬陵當年豈逆料草木之見怪風鶴之助威哉而圍棋賭墅暇豫優游亦決之小兒輩之必能破賊也

慕容法

冲

西燕主

姚萇

後秦主

綱目凡例起兵以義者曰起兵於慕容法及冲以起兵書明其燕之餘孽雖嘗爲秦臣由秦主堅滅其國遷其君逼

徙於長安而封授之則伺釁而動有復讎之義故大書繫以燕而絕之於秦卽其叔父垂去國仕堅於未滅之先者不得附此例而以叛書也若姚萇兄襄爲堅所殺而萇降於堅忘兄事仇君臣定分幾三十年矣以爲苻叡司馬擊淞叡敗死以堅怒而叛乃亦書起兵也何哉凡已降而復反者皆書叛劉氏書法尹氏發明以此爲諒其本無叛意顧懼罪而從尹緯等所推攻城略地於義何居況欲傳國璽爲禪代事尋至弑君鞭尸而荐棘焉猶得曲原之乎夫綱目之修君臣之分而已矣茲若有予於萇之叛而重責其君以不宜怒然者大謬文公秉筆之意惜當日未經更

定之也

羅企生

桓元仕不得志說殷仲堪以除君側之惡爲名而作亂仲堪從之與王恭及元數興晉陽之甲恭誅且推元主盟以拒王命羅企生爲仲堪功曹自謂見遇以國士使企生而誠國士欲報知遇之恩必嘗深明順逆之理禍福之幾擅兵以脅制朝廷其事大悖其禍滅門痛哭前陳繼之以死可也乃當日不聞諍言則亦從亂之人矣及仲堪爲元所攻從奔鄴城其弟遵生力制不使去誓與同死見害於元雖曰忠於仲堪而不知諫譬以大義遏其亂萌消其禍孽

於仲堪何有哉所謂婢妾賤人感慨自殺同譏者也如國士而思侔古烈豈不審其死所何至黨叛逆之臣而身以殉之晉史附企生於忠義非稱有識之筆

殷仲文

仲文以晉臣而助桓元篡位元敗乃奉二后投義軍義熙元年大赦詔元一祖及同黨不在原例而仲文不加戮用爲尚書遷爲東陽太守三年劉裕來朝夷其族綱目書殺書官分注何無忌怒仲文言於裕曰桓允仲文乃心腹之疾會裕府將駱冰作亂裕因言與仲文桓允有謀則是以譖見殺非其罪矣故以無罪之辭書劉友益謂貴徙義者

非也夫仲文豈徙義之人哉聞元得志則附以邀寵隨元西走則叛以脫罪所謂小人之魁傑也晉書桓允傳及宋書帝紀皆稱仲文與永嘉太守駱球之子冰潛謀立允爲元嗣發覺伏誅按仲文顧大司馬府中老槐興無復生意之嗟看富陽山川形勢有當出伯符之嘆其謀反情事甚明無忌雖有言謂裕從而誣之綱目似非實錄

拓跋珪 北魏主

昔晉羊舌氏母叔虎未生懼兆龍蛇之孽伯石始產識爲豺狼之聲皆預決之其母謂有甚美者必有甚惡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誠千古之至言炯鑒奈何

戀彼元妻而種以凶德且如拓跋珪者哉珪見賀太后之妹美而麗請納之太后曰不可是過美不善且已有夫珪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終至弑逆焉嗟乎深山大澤何所不有龍蛇豺狼復爲梟鏡美惡之倚伏不可玩也善惡之昭報尤可畏也夫亦愈知君子所以重窒欲

王鎮惡

長安之復輸寇手以沈田子爲亂而殺鎮惡之所致也方劉裕東遷留子義真鎮長安以鎮惡爲其司馬知田子素與鎮惡不協私謂之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衛瓘等也語云猛獸不如羣狐說者皆歸咎於裕謂旣任之而復

生情忌闕之使亂信已顧臣按鎮惡祖猛闕中人素重之
是役之功又鎮惡爲最時論者旣深憚之矣鎮惡於此惟
功利一毫不有庶可以杜疑間入秦之日極意收斂子女
玉帛不可勝計裕雖以其功大不問意必曰充若垂涎之
狀將何所不至思籍其祖之遺澤以據有關中事未可測
其不與俱東者欲暫假以繫屬民心而恃有羣狐制彼猛
獸然則鎮惡之死鎮惡之自死之也雖謂青泥之敗人頭
爲臺赫連之觴天賜有驗亦鎮惡之貪之遺戚也可

史林測義卷十六

臣
郗陽計大受論

南北朝

宋武帝

丁氏奉以武帝爲漢室之胄司馬氏輔魏篡漢滅蜀則晉
實漢讎其滅晉也殆若齊襄復九世之讎雖爲晉臣未可
概以弭泥莽操篡弑之律按帝卽不以北魏書或云項氏
改姓爲疑而宋書帝系亦楚元王二十一世孫漢之遙遠
旁裔耳豈光武昭烈比而可例復九世之讎予其滅晉乎
帝當日之失在借復晉爲名夫以一世之雄奮起寒微如

乘桓元盜國之際憑破強寇孫恩之威亦足鎮服羣豪加
誅篡竊而後黃屋左纛南面君臨則得國之正亞於漢高
乃輾轉於奉晉二帝受其加命進爵而益之東堂籍以法
堯禪舜而酖之秣陵何其心勞而日拙哉卽強附於紹漢
復仇之義以少貸其篡位弑君之舉不可得也惟帝素無
學術不知出於堂堂正正而圖取高昔人之功威朝廷收
時望以成篡事故旣克關中不久南歸夏王勃勃魏崔浩
俱早察見其心也史臣稱舉咸陽而棄之非其失算卽當
日之歸據根本亟希革命爲言可耳奈何以晉室播遷來
宅揚越關朔遙阻隴汧遐荒羌戎雜合久絕聲教謂宜待

以荒服羈縻而已乎夫自古帝王之都首善之地懷愍失馭劉石苻姚疊據而江左君臣自安削弱無志中原遂使神京板蕩百年邱墟桓溫進軍灞上耆老觀而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帝之是役三秦父老亦詣門流涕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賀則克復舊都而弔遺黎王業所以不偏安顧襲不宜遠事四夷之意而爲待以羈縻荒服之說豈通論哉

崔浩

北魏

崔浩不信釋典亦不好老莊書以孔子嘗學禮於老聃知聃固未嘗遺棄禮法而斥其書之爲矯誣也乃獨師受嵩

山道士寇謙之圖籙真經其經卽矯誣而爲老氏之書者亦所不屑而謂果出老氏之所傳授乎抑何不正以孔子之學也信道不篤其浩之謂與然觀浩之本心因左右毀之魏主而罷歸第乃求有可以逢帝意者而自古之惑英主每在神仙一道故修服食而卽謙之所稱使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爲之上書神其事如帝果欣然崇奉顯揚新法則我之權勢且因以一新矣噫又何鄙也魏書稱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而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夫所貴乎稽古者固該洽夫帝王政治變弊之迹以有達於補救之用而亦前人言動出處得喪之

尚靡弼深考以盡其理法戒而得所師良以功名之際人
臣所難處謝病避穀託於神仙而浩反假是以圖復用能
伸而不能屈能往而不能返履盛滿而不止卒致夷族之
禍而不知良庶幾古聖人進退盈縮與時變化之道則所
謂過之者乃其所不及也

徐羨之 傅亮 謝晦

宋

宋少帝以夫諭教之早媠狎羣小遊戲無度不克負荷雖
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以承顧託而竭股肱亦知罔有攸濟
因共廢爲營陽不可謂非憂在社稷之危擇立宜都不可
謂無援登賢明之效庶幾博陸比烈而不同董卓司馬師

桓溫之挾權專國廢置立威者矣何乃遷於吳而弑之相尋郢鳩之賊此王華所謂慮其將來受禍也故以廬陵王義真有怨亦加殺害而且綢繆三窟羨之與亮居中晦居外據上游爲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由斯以觀一旦寵替數彰又將何所不至況旣負弑其廢主之大逆乎綱目顧於文帝加誅以討殺書尹氏發明因分注有下詔暴殺二王之罪語謂不正其大逆之謀是謂君臣同辭故書殺以譏失賊不知詔原首揭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因致罪其逆巨元凶亦未以營陽爲稱使同廬陵分注固約言之失旨耳然則書殺何按孔甯子王華並有富貴之願思奪徐傅

所處日夜構之於帝帝信之乃誅羨之亮勢不得不及於
謝晦初非帝必欲正是數人廢弒之罪此綱目書討以予
其名不書誅以奪其實也汪氏考異以殺當作誅亦未得
筆削之意臣觀三子惟亮自知傾覆求退無由作辛有穆
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夫弒主之名愚夫所忌謀逆
之身竄伏不免雖悔懼有辭情與事左卽嘗演慎著論感
物爲賦固其每生念迫防患思豫徒沾沾然辭邑殷鑒夫
崔慶挹滿灼戒乎桑霍而不思崔之亡也莊公拊楹而甲
興霍之滅也許后病娠而毒進由是迷謬反成於怵害悖
亂乃逞於杜機嗟乎不慎於善惡從違之介而過慎於生

死利害之交易言括囊藉茅詩言文王小心理異於斯用
慎之道辨之不可以不早辨也若夫爲人臣子全生之慮
過深而不卒陷大惡者幾希矣

馮宏 北燕王

綱目書燕王馮跋殂弟宏殺其太子翼自立按跋疾病命
翼攝國事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紿翼還東宮矯詔絕內
外翼及大臣並不得見跋弟中山公宏與壯士數十人被
甲入禁中踰東閣射殺女御跋驚怖而卒宏遂卽天王位
殺翼及跋諸子百餘人則宏實懷篡逆而乘釁爲亂其未
手弑跋以跋驚怖而卒耳跋之卒因驚怖射殺其女御去

射殺幾何君親無將將則必誅矧此可無誅乃不歸獄於
作亂以斃其君而書弑失春秋之義

檀道濟

宋

宋書本紀元嘉十三年三月書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濟有
罪伏誅按之本書道濟傳及南史蓋朝廷疑畏其威名而
領軍劉湛貪執朝權慮道濟爲異說說司徒彭城王義康
以帝久疾不愈一旦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義康乃稱
詔召道濟入朝因而殺之詔暴道濟罪惡皆非其實且
觀其妻向氏語以高世之勳道家所忌無事相名禍其至
矣而道濟奉命不形猜阻愈見恪守臣節雖嘗從徐羨之

等廢少帝而昌門之弑則所不關荊州之討率衆助順道濟何罪乃以有罪伏誅書此史臣自爲刺謬微綱目以書殺是正褒貶予奪奚足憑哉又本紀中有乖義法不可枚舉讀者詳之

楊保宗 北魏

楊保宗爲氐主武都王元子元死弟難當立保宗事之旋廢保宗而自立保宗奔魏魏以爲武都王尙公主鎮駱谷其弟文德及妻公主勸令閉險叛魏有期日矣河間公齊聞其謀誘執保宗送京師詔楊難當殺之夫保宗難當之廢主也豈得而加之戮哉不自正叛臣之誅而使難當因

以戕其廢主魏於是乎失政刑矣綱目書殺其武都王楊保宗若無罪然者以譏魏也分注但云齊誘保宗殺之於事實欠詳明而書法隱矣

彭城王義康

宋

義康之獲罪也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湛惟勸吾進今湛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雖然物必自腐而後蠹生人必自邪而後奸入義康以帝弟擅勢專權不存君臣形迹故湛得愈益推崇驅煽文帝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以告湛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誠盡忠奉國必正色裁之而乃以不答答之湛黨輒就尙書議曹

索晉咸康末康帝舊事雖義康不知不可謂非其志也於
湛乎何尤且夫爲人臣子以懿親柄大權此最傾諂奔轅
之門志慮忠貞操履恭順嚴別朱紫處事制防羣小則何
自而効其技致爲所誤乎義康反是所以盛滿之際睽於
劉湛而黜削之餘復惑於孔熙先也熙先與范蔚宗謀逆
使其黨法靜尼來豫章以牒書陳說圖讖云宋主必以非
道晏駕禍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義康不執錄以問法
靜還乃厚餉熙先非旣納其邪說以俟作亂事成而迎立
乎尹起莘謂未嘗與聞反計而議文帝之放廢爲甚謬矣
義康有可誅之罪但旣議親免其大辟不容轉以疑似見

殺也

范蔚宗 宋

春秋之義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聖人正王法之功用而亦因乎人心之未死不然誅討雖假之記載亂臣賊子何遂禁其欲而不敢肆乎如范蔚宗在獄謂衛將曰惜哉薶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范曰是也初無慚愧至市毋泣擊其頸及頰顏色不怍妻罵之但爲乾笑此之謂喪其本心故其獄中詩云好醜共一邱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視夫蹈道而死悖德而死死則已矣了不顧懼罔赦之國憲負餘

辜於重泉貽身後以惡名玷千秋之汗簡或乃以爲達者
論不大謬哉夫一邱雖共卽而過首陽之墟者流連嘔蒸
必無假於東陵以爲好醜可齊恬然人禽無別先聖撥亂
反正之道窮矣天理民彝之害亟矣噫

袁淑

徐湛之

江湛

宋

春秋弑君書及者三孔父仇牧荀息傳曰此何以書賢也
孔父義形於色仇牧不畏強禦荀息不食其言元凶劬弑
文帝綱目書及其左衛率袁淑僕射徐湛之尙書江湛此
何以書豈亦皆曰賢乎按淑於劬之告以逆謀也力叱蕭
斌之奉命正言折劬明爲天地所不容取義舍生蹈刃車

下雖古烈士何以加哉若江徐二子非所論矣湛之初則附協劉湛以母會稽公主未致大辟繼又黨於范蔚宗懼事不濟乃白其謀此素包藏逆心之人死忠必無所冀且帝欲廢太子劭與湛之及湛更議所立南平王鐔妃湛之妹湛勸立鐔隨王誕妃湛之之女湛之勸立誕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故及於禍觀其各爲身計則皆不能投軀殉國又可知矣劭入弑之且湛之驚趨合殿北戶以未及開而遇害湛匿上省小屋以兵索得而見殺不聞有格鬪之事不聞有罵賊之言蓋欲偷生苟免而勢迫不獲耳孝武卽位與淑同諡曰忠議固未允綱目重予人以死節

書淑可也乃亦連而及之臣竊疑焉

賀弼宋

竟陵王誕之叛也左長史王璵之嘗乘城沈慶之縛其五子示而招之璵之曰三十之年未獲死所耳安可以私親誘之夫死非難處死爲難璵之盡力叛逆之主而以死殉不大謬所處乎時則誕記室參軍賀弼可爲天下後世不幸而遇所事如誕者之訓也誕初閉城拒使弼固諫再三誕怒抽刃向之或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旣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惟當死明心耳乃服藥自殺庶幾審其死所豈璵之不二心以助逆者可同日語乎

南史誕傳不錄弼事而詳瑛之守死善道何以稱焉

沈慶之 宋

柳元景顏師伯之謀廢子業立義恭特作自安之計而爲
逆耳慶之之發其謀所以忠於其主也。而宋書謂因與義
恭素不厚恨師伯專斷朝事不與已參懷是以小人之腹
度君子之心如慶之祇欲相陷以泄私憤。何子業狂悖日
甚。憂危不復自保。蔡興宗沈文秀皆力勸圖之。而堅謝以
事至固當抱忠以沒乎。卽其不以身禍不測而行廢置。則
元景等連謀自不忍於不發其事。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洵
可諒也。慶之武人。目不知書。自漢魏以來以臣廢君。動援

古義。商書太甲。漢書霍光傳。爲逆臣之口實亦屢矣。而慶之率忠貞之性。雖興宗引伊霍之成大事以相懲。愆而終執爲非所能行。嗚呼慶之其魯男子之善學柳下者與。至子業及山陰公主同輦而慶之與焉。然數盡言規諫。尹起莘詆其既昵之。又諫之而不知。惟欲盡規諫之言於昏狂而故與之昵。蓋亦苦矣。

宋明帝

史臣謂秦始交爭逆順未辨。太宗徒以據有神旬擅資天。府宗稷之重威臨四方。以中制外。故能式廓區宇。然臣按舊日剿成敗緣於所任。殃慶餘於所積也。方晉安王子勛

之卽位尋陽四方皆附帝得賢如蔡興宗以叛者親戚布
在宮省首建宜明罪不相及以定物情之策山陽巴陵建
安又皆兄弟急難同心戮力以督劉劭吳喜諸智勇之士
而始謀奉子勛者鄧琬則鄙閭貪吝大自矜遇委任羣小
競爲威福士民忿怨中外離心袁顛則素無將略性又怯
懦在軍中惟賦詩談義不能撫接諸將大失人情宿將如
劉胡亦致其切齒恚恨以故立至土崩強不如弱至若子
勛體自孝武爲淫亂縱欲無復人理之餘殃所會而丁靡
有子遺之數欲輔以至社稷縣祚運得乎此垣榮祖所謂
今雖天下雷同正速死耳惟元嘉愛養斯民之德澤不容

遽斬而湘東克殄狂昏重安朝野寶命之集舍此而誰信
斯二者居中制外之論末矣奈何帝亦自昧其繼統之原
得國之本甫定洪業輒相尋於大明景和之轍猜殺勳誠
忌勅同氣內肆淫汚外窮奢泰嬖縱橫民不堪命宋德
告終神甸易主尚何問蒼梧之作孽哉

蕭惠開 宋

惠開與諸弟並不睦雖同產亦著嫌隙其丁父艱爲父起
四寺謂國僚曰封秩蓋鮮而兄弟甚多人人等分事可悲
恥寺立自當悉供僧衆蓋不欲國秩下均而故耗之此耳
且以多營梵宇爲父功德非惑則陋孝子之禮寧有是耶

書曰兄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又曰惟孝友于兄弟孝友之情一而已矣史論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是之謂析理不通

建平王景素

宋

綱目書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不克而死附以義興師之例易曰田有禽利執言廢帝昱自加元服以來狂悖日甚雖訛言爲李道兒子出於道路而昱每出遊行常自稱李統或自稱李郎李將軍是旣自絕明帝之允不得復承劉宋之統宗室之宜聲罪致討者矣景素則徒以收譽朝野希賞神器而爲楊運長阮佃夫等所深猜忌因結才力之

士爲自防之計及誤聞京邑潰亂卽便舉兵以求遂其異志執之有辭之利無聞焉君子之稱斯師也謂之何哉

褚淵 南齊

褚淵祖秀之妹爲晉恭帝后而與弟淡之並盡心於宋武帝恭帝每生男輒方便殺之及遇弒秀之兄弟亦有力焉淵以宋公主子歸心齊高帝引豫明帝顧命及廢蒼梧倡言非蕭公無以了此繼復手持璽綬詣門勸進此何點戲爲之贊不賴舅氏遑恤國家也夫以晉姻宋出利祿榮寵亦厭所望存亡休戚宜與一體乃主弱國危權奸窺竊不思爲捍衛繼之以死而黨於逆亂成其篡弒是誠何心哉

讀史至淵祖孫之世濟其惡爲之三嘆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淵父湛之爲丹陽尹使其子弟竝著芒屨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淵方年十餘甚有慚色而何卒於大無恥也蓋高帝才貌非常彼自謂早識龍顏而不顧黃羅襪之著以就翼贊佐命之勳雖其時嘆爲門戶不幸名德不昌者有其從弟炤譏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者有劉祥斥以不知死日何面目見宋明帝者有沈文季百姓亦交爲謠云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而淵方得意無恤人言則羞惡之本心怙於一念之惑而漸滅盡矣可哀也哉

史林測義卷十七

臣 鄱陽計大受論

高允 北魏

書曰象刑言象天震曜殺戮而作刑也禮曰凡制五刑必
卽天論言體天至公無私以用刑也夫法天之君子畏天
之君子也明刑之君子懷刑之君子也高允領中書監據
律評刑嘗以獄者民之命也嘆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藜
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覺况
凡人能無咎乎語雖附會倍切糾虔刑雖制中仍增兢業
豫以淡泊臨以靜正一念之擾必嚴悉其聰明致其忠愛

一問之疎必戒如知報以庶尤永畏惟罰而曰我不敢斷
斬以明威我不敢殺人以媚人我不敢鬻獄以斂貨我不
敢留滯以處囚君子之心則固不僅於此矣或問允以刑
之餘釁推極於臯陶見執法克允猶不免宜一以輕刑爲
事不幾同俗吏惑於報應之說以長奸惠惡者耶臣曰否
不然胡以知其不然曰允蓋據律評刑者也

符承祖從母楊北魏

晉王湛及其孫述初皆得癡名湛旣深通周易而述怒其
子坦之將與桓溫連姻曰爾竟癡耶人蓋以其守靜守約
不交當世而求聞達故謂之癡不知不以盛滿爲憂趨附

賈禍者之爲真癡也。宦者符承祖以太后寵任用事親姻，爭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爲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日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奴婢皆不受。常著弊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彊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爲癡。姨抑嘗時聞之，而不曰癡者。或寡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三姨至殿廷。其二姨伏法，魏主見姚氏姨貧弊，特赦之。臣知人至此，乃亦如王濟謂湛曰：「阿叔不癡如王導。」謂述曰：「王椽不癡矣。」噫！何見之晚也。惟知榮華在目，不覺罟獲當前。奔走權門，卒與俱滅。自古鬚眉男子，鮮不讓此姨以先幾。

之哲可嘅也夫。晉史王湛傳贊曰：處沖絕懿，是稱奇器。臣
亦謂此姨爲巾幗中絕懿奇器云。

齊武帝

武帝有齊之良主也。嘗明大義以處勝國，君臣如沈約撰
宋書，疑立袁粲，傳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
太宗諸鄙瀆事。帝曰：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
戲，不悖於天地，不謬於聖人，此物此志也。夫但高帝旣篡
宋，乃復聚族而殲，使積不善之殃，至宣城亦翦除其子孫，
遂無噍類。帝時爲太子，不聞一言啟諫，何不忍播穢惡於
所經事而忍長凶慝於所承祚者耶！良足惜矣。

陸超之 南齊

陸超之爲晉安王子懋防閤宣城公鸞遣裴叔業襲尋陽子懋見殺欲囚超之還都或勸之逃超之義不孤晉安之眷端坐俟命其門生周姓者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落而身不僵王元邈厚加殯斂周亦助舉棺棺墜歷其首折頸而死夫誼屬門生相從患難身爲捍衛繼之以死固其分也彼反希賞行逆方自謂真可以得賞矣乃賞未及而頭已折固超之之忠魂毅魄使然其實理必不爽可爲炯鑒

謝朓

潘 南齊

春秋於子臣之間恆無恕辭所以勵風節而絕兩可依託之見也蕭鸞弑其君昭業謝朓弟吏部尚書濬方與客碁聞變竟局還臥鸞復謀篡朓遺濬酒數斛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司馬溫公以二謝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與知不可謂忠而長洲陳氏謂責以大義誠是然不失爲高此說出而事人者慕其高致臣節安可問乎夫當君國變故不能隔膜視以全身遠害者雖根於天性亦畏夫清議使有高之名可託則鮮或樂於舍其生而皇皇爲國蹈湯赴火反卑之如不屑矣是真賊害名教之論爲春秋之罪人按拙爲宋侍中齊受禪日引枕臥不解璽惜乎高帝容之

度外不及與裴頠同見殺也後復事齊爲侍中又事梁爲司徒決裂名義爲世鄙笑而不獲掩以一節之美拙之不幸也而豈拙之不幸哉不可謂忠之心有不容其矯誣以沒世者耳

魏孝文帝

孝文尙慕二帝三王之治崇儒重道養老乞言禁同姓婚終親喪禮其高迹善政史不勝書論者以躋漢文景之上周成康之中惟聽李彪而殺故太子恂寵昭儀而廢其后馮氏哀毀盡禮於文明太后之喪乃爲盛德累臣按文明自以過失懼人議己小有疑忌便加誅戮帝時年十餘雅

性孝謹醜穢醜毒無敢以聞況以文明多智略而忌帝英
察其於獻文晏駕又必有密致彌縫以絕推究之端者故
帝迄於成人但知有撫養誥戒之恩而殂落之日過於哀
痛力復古制終喪期年則固非忘父仇也方文正有不得
以父故仇祖母之說蓋亦未明以私人而戕宗社主義與
廟絕子孫不得屬而但執母不慈而子不可不孝之恆理
論耳文明有宜仇之罪而帝終莫聞知哀毀盡禮帝自不
失爲孝而可無深譏矣至於父子夫婦之間誠有慚德要
不以掩蔚然太平之風而爲三代下不世出之主也

梁蕭子顯南齊書不立蕭懿傳豈以其武帝兄梁宗室自有傳而略之耶夫一代之忠臣義士必入一代之史亦殷有三仁之意至其人之存亡卽君國之所由以存亡又必著其本末於此使後人得以考焉如懿事昏狂之主恪守臣節方其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武帝以六貴盈朝禍亂將作使張宏策陳說於懿以守外藩而圖身計懿聞之邑變心弗之許崔慧景之逼建康也齊主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武帝遣虞安福馳說若賊滅之後勒兵入宮行伊霍事不然而放兵受其厚爵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從及爲茹法珍等所譖誓死不叛走仰藥

之際猶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懿誠齊之純臣哉懿
名望功業素重武帝本所崇敬苟位安朝右而不以譖見
殺卽檀溪竹木久備舟裝而襄陽之兵必不起何至東昏
授首齊祚旋移然則懿之存亡非卽齊之君國所由存亡
者哉其盡忠節於齊其爲存亡於齊以言齊之臣子則無
愧以言梁之宗室則其所遺恨也乃不立專傳於齊書而
但於慧景傳附論其功盛於桓文於懿寧有愜乎於史寧
有當乎

梁武帝 元帝

修齊治平之理備在六經是故明君以務學爲急學之以

求義理之當反之身以踐其實措諸家國天下裕如矣若徒從事於章句文義有同經生而不得格致誠正之益無以嚴公私邪正之介雖於義理或見形似一有旁亂者以搖其意則卽併其形似而俱通用人行政鮮有不失而因以底於亂亡如梁武者洵可鑒也帝初篤於儒學雖萬幾多務猶卷不釋手撰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毛詩春秋答問尙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凡數百卷其於簡策所載示以體之身心措之事業者亦旣博考而詳說矣然而政刑弛紊釁釀家邦偏聽佞倖乖錯事宜遂以招納叛臣傷缺金甌自得自失爲後世笑論者皆咎以晚溺佛道所

致而其溺於佛道則正由講述六經之日未能信其理之
在我故異教得而誘之亦佞口得而奪之也書曰學於古
訓乃有獲又曰永懷於茲道積于厥躬易曰正其本萬事
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至若孝元讀書萬卷圖贊宣尼而
乃安忍無親幸變攘國騁智飾非沈妬害物視古聖賢之
所出垂訓其身大悖雖擁圖書之富爲聽讀之勤而已懷
蔑棄之心同燔燒之罪弗獲以肆窮六經補救滅亡固其
宜也爲人主而觀此夫亦愈知學矣

袁昂 馬僊瑋

梁

烈女不醮二夫忠臣不事二姓梁與齊雖宗屬而事同革

命爲齊之臣誠可松筠等質無易歲寒之心尙至覺沐承
恩忝廁射鉤之士袁昂於東昏時守吳興梁武師至京師
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欵昂獨拒境不受命庶幾君有不道
臣不可以不忠之義而建康城平東身詣闕猶以武挾和
帝以喻齊之社稷有奉耳奈何遂委質於篡奪之朝哉且
其啟謝有云仰屬龔行頓昏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
重是用悔於厥心生平名節掃地盡矣史稱其抗疏高祖
無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然如終似馬僊裨自託狗彘
之行何僊裨爲豫州刺史武帝之東下也擁兵不附及陷
建康乃解兵歸罪帝之勞之亦如所以告昂者朕遺射鉤

卿無自外而僂痺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
史臣乃卽其能後服信夫蹈仁義則爲君子嗟乎君子而
豢養變節者哉仁義幾何不爲天下裂也

康絢

梁

梁書史臣之論康絢也附於張惠紹力戰焚門之盜馮道
根昌義之顯功魏軍之逼謂絢初從上起其功則輕及浮
山之役興而絢典其事寵進宜矣按武帝爲王足所愚以
圖壽陽一城大興工役堰塞淮水南起浮山北抵巉石築
而復潰潰而復築力役死者無數蠅蟲晝夜聲合及堰壞
之日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帝固不恤糜爛

其民而絢爲督作亦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以是而膺寵進蓋當日之僭賞耳後之說者猶以厥勞宜錄而稱之則夫君不向道不志於仁而爲之殘民殄物以輔成其惡者可自負與遇寇虐敵王愾同功而上亦因任以勦絕民命而不疑吁斯論之流毒酷哉

吉玢梁

吉玢父原鄉令爲奸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大辟玢時年十五搥登聞鼓乞代父命蓋由渾然一團至性不忍見父極刑急於求代而聲枉於先與獲赦於後絕非所嘗籌及其斯以爲孝乎尹起莘乃責以合先辨明其父之罪苟不

能伸則死未爲晚。是於其純任以天而不參以人處尙未
之原也。至玠謂因父取名。何辱如之。而固拒丹陽尹王志
之舉充純孝。天下後世聞其風者。憮然於我之所謂榮。而
彼之所謂辱。亦何樂爲僞孝子以欺世哉。劉友益以綱目
書梁主赦之爲予其仁之辭。臣則謂武帝之用其仁者未
盡道也。當日旣勅廷尉卿嚴加脅誘於玠以取款實。則當
更令窮鞠其獄。得其果被誣陷之情。乃坐奸吏而赦玠父。
如使玠父必正刑書。則卽以玠代死。下不傷孝子之心上。
不撓國家之法。置此不問。而徒過矜請代之誠。而行赦宥。
必致君臣父子之間。相市爲心。幸免之術。日工作爲之風。

日長其道不足者其仁亦窮君子烏得而予之

彭城王勰 任城王澄

北魏

需者事之賊也而處功高震主讒構易生之際尤宜勵勇退之節戒濡滯之譏若夫受寵繼於榮利臨陷阱以遲回則亦無惑其然耳而何稱爲清規懋德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者未嘗不仰希日鏡之明下念忘退之禍而終不如姬且遁逃周成之朝哉臣於是嘆彭城王勰牽於宣武之詔旨殷勤僮僮應命而需之爲賊大也夫道元詳于忠之譖既作蠅賦以喻懷矣詔幽守諸王於第亦惟對妻子而鬱鬱矣乃復遠引之意不能確爾卒致高聲

之誣忠而見殺於時任城王澄以摩擅權猜忌賢戚懼不自全終日昏飲陽示荒敗朝廷機要無所關豫魏雖與之並稱賢王而見幾明決以保其身則視之多愧

曹景宗

梁

兵法禁令刑罰所以威心三軍心有所威乃無不用命而決勝千里司馬穰苴之爲齊將行軍勒兵申明約束誅莊賈之後至斬馳使之左驂而後士卒爭出赴戰燕晉聞風而靡曹景宗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嘆息曰丈夫當如是也奈何慕古名將之顯功而不知能行法者其先務耶史稱景宗取建康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

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蓋由平日未嘗嚴申號令而部曲自縱其殘橫也則去穰苴之所由制勝者遠甚乃屢以戰克聞亦其幸耳後世之爲大將欲比烈於穰苴樂殺之徒其先用威後用恩使法行而樂爲致死況所以爲仁義之師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必有賴於約束嚴整乎

沈約 梁

異哉蔡興宗善沈約而稱之以人倫師表也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節目之大曰忠與孝約但博通羣籍能屬文耳宗族鄉黨夙譽蔑著更仕三朝喪心無恥梁武之受齊禪觀約之所嘗扣其端者一覆人邦家之利口而進生金

於姑熟且復出之其舌端何與宗識鑿乖爽乃若此耶約
之病也夢齊和帝劍斷其舌臣謂其舌宜劍斷豈惟實進
篡弒之謀亦以喜造謬悠之說如所撰宋書符瑞志上卷
欺天誣聖此蓋千古屬文之士所必重戒陰譏者矣況史
以傳信而流爲荒唐惑世之書乎

苟金龍妻劉

北魏

綱目分注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
病不堪部分其妻劉氏帥屬城民乘城拒戰并在城外爲
梁兵所據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衣服懸之絞取
水而儲之夫旣大雨矣而必待懸布絹衣服乃可以得水

乎此蓋艷稱方略而不計其言之近誣耳考之魏書及北史皆作澍雨而不言大庶或可通

豫章王綜梁

綱目於綜之降魏書叛於其卒書死蓋以爲梁主之子耳而實則東昏侯之子其形貌與風尚之輕薄倣儻皆近似也梁主亡齊而納其母吳淑媛淑媛於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梁主七月而生綜綜長告之以實綜且據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卽父子之語試之而驗梁主不爲綜也父者是爲綜也仇綜去梁入魏爲東昏舉哀服斬衰三年天理人情斯其庶乎梁書南史傳其在魏不得志嘗作

聽鐘鳴悲落葉辭及託陳慶之送啟求還不免怨悔然正以魏書事或非信君子亦原其實哀其志而錄之可也

江子一梁

南津校尉江子一欲邀截侯景於橫江以其副董桃生走而退還京師賊亦尋至夫子一爲軍主爭扼要險雖云其徒皆潰不能以一夫擊賊然必力戰而死乃告無罪及城圍之日而後開門出戰與弟子四子五並死於敵則僅足贖前罪而謝梁主之責不然其誓志以碎身殉國豈不與韋粲張暭沈浚並稱忠烈綱目乃錄之分注而不同彼三臣大書死之者以死義爲已晚矣惜哉

史林測義卷十八

臣鄱陽計大受論

房景伯 北魏

教化之原在於躬率夫豈勉爲之於一時一事遂足以收愚民革心之效哉亦惟其誠能動物耳房景伯爲清河太守貝邱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母名與共食使其子觀景伯供食凡二十餘日其子悔過叩頭流血乞還卒以孝聞按景伯少喪父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則固非爲此日之欲觀感其民乃致謹於供食之間旨甘柔滑第率就養之常愉色婉容自有深愛之發夫孰無良心怛怛然動於

其深愛者惡可已也此所以變頑悖爲孝子而聞風之下皆自見其天尙復有梗化而不愧登長吏之庭乎苟爲文貌以率其下而非有自然之感觸斯徒見其傲且勞矣胡氏管見以爲爲人上而觀此亦可省已而修德臣請申其意曰修德莫要於積誠

靈后胡

北魏

或謂北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爲儲貳其母皆賜死靈后胡氏誕肅宗而宣武一不循國舊制卒亡天下則襲漢武之預殺鈞弋似非過舉臣曰是乃天之巧於報魏也其在漢武猶有懲於呂后而因噎廢食耳若魏更不然平文獻明

既崩祚尤殆危而獲安且克光復大業者則皇后王氏賀氏之力也顧不念興國嘗於斯而以爲亡國恆於斯立此子貴母死之法乎豈產太子者無復如王如賀出其間而皆爲梟爲鴟之哲婦乎數傳以來滅倫積惡實干上天之怒天意若曰不使其國亡於一孽后之手不足伸屢朝逆戒傾城而因以加戮之寃且不使其子死於一孽后之手不足泄屢朝誕育冢嫡而反以見殺之憤胡后臨朝稱制與鄭儼李神軌徐紇等恣爲淫亂計酖肅宗天下由是土崩魚爛逆臣接踵傾其社稷乃卽始不賜死之一人革其失偏以促其亡夫誠有莫之爲而爲者矣

高乾 北魏

敬宗既誅，余朱榮患其徒黨擁兵於外，以高乾冀部豪傑，使歸集鄉曲，為形援。乾垂涕奉詔，俄而余朱兆入洛，遷帝晉陽而弑之。此誠乾宜效節之日，其舉哀縞素，升壇誓眾，移檄州郡，豈非聲罪致討之師哉？綱目書起兵信州而不書討，何則？以有惡於乾也。惡乾迎高歡，卒使歡得志天下，而為逆於魏。期月之間，三易其主，據有晉陽，舉兵犯闕，謂是援余朱以去余朱，何取乎討余朱也？故遂書以冀州迎高歡，劉氏書法謂討余朱者高歡也。乾之功止於迎歡而已，安得以討予之亦未明迎歡者斯正乾之罪，而何功之

有況復勸歡受禪者之卽其人乎夫自奉迎以來卽已傾心於歡雖于武帝要盟爲以身許國何敢有貳之對而非其本意則其起兵之日有爲國討賊之名而已有挈國與賊之實此綱目惡其實因以奪其名也若於歡而書討甚余朱也甚余朱之罪故雖歡而姑正其名曰討非予歡也歡以帝詔乾反覆兩端便取乾前後密啟送帝而加天誅所謂天下之惡一也史臣評以枉濫之極莫過於此不亦慎乎

陶宏景

梁

梁之亡也禍階於納侯景景之亂也志逞於人不習戰亦

子臣無忌憚而離心則以梁不明其政刑也政刑不明者
糝糠神器土苴法物治清淨習慈悲談苦空捨身同泰大
會無遮比於般樂怠敖也陶宏景曾爲詩曰夷甫任散誕
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雖其妙解術數逆
知侯景之篡在昭陽同於讖記而獨推見梁祚覆沒之由
於釋旒纒而證虛無太息當時之失昭垂千古之戒非如
方士之預言未兆神其占驗而已綱目以處士卒宏景而
錄其詩於分注者意或在此不然南史以瑤誌附其傳末
豈不謂宏景亦一好爲讖記之流哉況嘗命弟子獻圖讖
飛丹於梁武夫固君子之所不齒也何乃與布衣卒黃憲

徵士卒陶潛同爲特筆之褒乎

高歡 宇文泰

北魏

天平大統之世已非元氏之魏而高氏之魏宇文氏之魏矣所謂改由甯氏祭則寡人者也蓋自孝武出奔而靜帝寄命於歡孝武遇醜而文帝寄命於泰東西交兵皆歡與泰擅相攻擊而此數逐君之罪彼問弑君之惡亦何從辨歡泰之邪正而判其師之曲直哉閣內都督趙剛以東荆州兵赴長安於孝武入關之時是已何乃泰已行其弑逆而仍自蠻中歸於其朝且往諭賀拔勝獨孤信之嘗奔梁者皆使北還也蒲坂民敬珍謂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

士皆欲剗刃於其腹而乘歡沙苑之敗起兵斷其歸路是已何乃帥六縣十餘萬戶歸之泰也蒲坂別駕薛善謂其守族兄崇禮爲歡守城將陷逆賊之誅死有餘愧是已向乃以開門納泰爲臣子歸順之節也豈見泰嘗孝武所依因以歸魏爲正劉友益書法亦坐此誤而不知泰且罪浮於歡尤人臣所不與共戴天乎臣謂諸臣力如不能辦賊東西皆無可立之朝非竄伏於深山則南入於蕭梁而去歡就泰欲自附於忠義不可得矣按凡興師有名曰伐無名曰侵綱目恆於泰書伐而歡書侵其義何居疑亦文公未經更定之筆

南康王會理

梁

南史會理傳侯景往晉熙都下虛弱會理謀以兵誅賊臣
王偉事泄偉收會理時錢唐褚冕會理之舊亦囚於省考
掠千計終無所言會理隔壁聞之遙曰褚郎卿豈不爲吾
致此耶然勿言梁書未記此事而綱目分注則曰卿忍死
明我心實欲殺賊豈所傳聞異辭耶按會理聞侯景圍
京邑治嚴入援以城陷歸鎮及景以高祖手敕召乃不忍
違背棄鎮赴之亦以天子制於賊手欲身至京師圖之肘
腋而潛布腹心要結壯士雖陷賊二年此志未嘗稍懈故
范陽祖皓起義會理期爲內應皓敗復與柳敬禮成欽謀

誅王偉也實欲殺賊而患有所不辟之心誠可剖示天下後世轉應以此爲實錄云

李遠周

李遠之子植在周文時已爲相府司錄參軍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密謀殺護時護過惡未彰植恐威權之去已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耳史故責遠以素關義方之訓至并見害於護則護以植付遠遠又過聽植辨不爲之所而干護怒也閔帝以入植及乙弗鳳等之譖使潛謀之事泄因被廢爲略陽公此君辱臣死之日卽信植無此謀而不能全君安望全子護且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遠尙忍坐

聽乎及楹辭窮乃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春秋傳所謂義形於色與不畏強禦者遠絕無似綱目乃以護弑其君覺而書及意者遠於鎮所聞召有寧爲忠鬼不作叛臣語不以疑有變而不就徵且爲柱國大臣而護專殺之故雖處君廢弑無可與之節則亦從左氏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之義例也

北齊文宣帝

遞觀無道之朝羣小縱橫恣弄威福忠良戮逐孤立無輔政亂國危而廢弑隨之文宣受禪六七年後沈湎狂惑淫亂殘虐無復人理南朝之蒼梧東昏未有以過而得戴其

元以歸地下論者竊嘆以爲幸矣。然觀其時恩倖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乃獨委政。楊愔。使得總攝機衡。修敕百度。而愔又復以契拔人才爲己任。是故朝有善政。人無逆謀。文宣之長考。終晉陽。以尙能任宰相一節。有足彌縫而救挽也。夫以無道之極。罪浮獨夫。後世且欲其首懸太白以爲快。而猶以無用人之失。得全要領如此。然則惟賢與才。政柄斯託。遂可肆然於人上哉。亦思不善之積。必有餘殃。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以故濟南嗣業。情雖竭誠。股肱而偏。以猜忌親懿。成其廢辱之毀。致文宣之所愛深。抵積曾囑常山。以慎勿殺者。不免以天

文告變當咎晉陽也

王晞

北齊

王晞苦辭侍中不受以爲吾閱要人多矣充拙少時鮮不
敗績此與顏延之之不幸見要人同意然苟處以延之清
儉之德官雖熱而心常冷則豈不克以自全是知非要官
之能累人固憑權枯寵騎淫矜侈以爲之累耳晞當日雖
曰思之爛熟而所以處要官之道尙未之思也不思所以
處要官之道而但以易顛覆爲戒將朝廷之要職惟心富
貴之人則居之寧有幸乎若晞自謂性實疎緩不堪時務
而懼萬一披猖求退無所則誠可與千古叨濫恩私以爲

快意恣睢之地者震聾發聵

于謹周

或謂宇文護各位素下在朝莫相率服其統理軍國以于謹對衆決策而定護得以擅威福行廢弑謹不職其咎與按安定公弒嗣子冲弱羣公懷等夷之心各圖執政微謹立定大計幾於肇亂護親則猶子兼承顧託卒能綱紀內外撫循文武又其才地皆宜政柄所歸無如趙貴獨孤信李楨孫恆之徒終怏怏於大權之統攝而生奸謀護乃亦惘惘於羣邪之交煽而成逆節遂以一變終於大惡固非謹之所及知也謹于時位望隆重護所素敬乃如所謂加

之以禮讓繼之以忠貞者不聞有一言啟譬於護而廢執之際漠不與知殊乏矯矯風節耳武帝行養老禮以謹爲三老北面訪道謹對以納諫守信明賞罰慎言行而尹起莘謂君人大節皆不之及但以振舉乾綱權無旁落當日固有諱於逆護而未嘗以此告其君也長洲陳氏乃謂言雖善而無益於時猶之延醫視疾按古方而不對其症試思武方寄命於道護之手如以羸尪之體患險惡之癰不培養元氣而遽攻其毒有不致潰決以隕厥命者乎謹固深諳治法而非同不對症之藥且其言曰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武韜藏晦匿十有餘年無一毫輕

躁之態形之辭色一旦誅鋤大慙不貽禍敗如魯昭曹髦則可謂善於用其言者胡氏管見概之以未眞得進言之益亦非確論

陳文帝

剝卦六二爻詞曰剝牀以辨辨者辨也辨上下也剝牀而及於辨則漸進以害其上之勢成矣侯安都自決奉文帝迎築衡陽威名甚重漸用矜肆招集文武賓客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朝廷檢攝則爲其淵藪而日益驕橫至備樂遊園供帳水飾載妻妾於御堂歡會安都坐御坐賓客居羣臣位志惟快己氣在陵上此剝牀以辨之象思圖

篡竊其已兆乎然誘凶黨而締奸謀尙須異日亦象之所
謂未有與而君子不可不早計矣非文帝乘其時之尙得
悉收將帥馬仗而下詔賜死必將有不可制之患而幾剗
牀以膚之災尹起莘於綱目之書殺不書誅謂帝私其扶
立之功以成其驕恣則是至歸咎於不能戒諭以理乃掩
而殺之斯迂儒之論矣安都而可以理論何於高祖之嘗
規其傲誕無慝輕佻肆志者褒如充耳也如理論而不悛
然後散其賓客罷其將帥而加貶責安都其受詔乎雖欲
殺之卽得而殺之乎文帝早計不使長亂如觀剗象以有
得於順時而止之道非古英辟其孰能之然觀帝之爲君

類多挾術任智不能誠以御物如聞衡陽王昌之將歸自周也召安都從容而言曰須別求一番吾其老焉此以餽安都也安都請自迎昌而因濟漢殞之則以功進爵又以太子伯宗之仁弱也而忌安成王頊顧謂孔奐等曰吾欲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此以餽孔奐諸臣也奐對以安成足爲周旦不敢奉詔則稱古之遺直卒之啟頊覬覦而行篡竊使伯宗不終其位猶衡陽不得其死孰謂作僞之不日拙哉夫天下者武帝之天下也以子昌沒於長安遺詔帝以猶子入繼大統乃因以斬其血允帝之不延厥祚蓋亦天道云

鮮于世榮 北齊

齊亡之際鮮于世榮稱全節焉北齊書但云戰敗被擒爲周武所殺史臣以爲傳伏之徒俱表忠節似概伏傳末所載叱于苟生田敬宣雷顥和紇奚永安及高保寧諸人而世榮不與然傳伏終於降周爲其宿衛儀同顥和聞鄴城敗乃亦降焉於世榮之信能殺身成仁尙視之多愧世榮之節詳於北史周武帝入代送瑪瑙酒鐘與之得便撞破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其有死無二非可以利誘威怵如此乃與獨孤永業之始雖慨憤而終遣子告降者同稱以國危見忠節

爲丹青簡冊之所貴則亦繆矣綱目錄世榮於分注臣謂
當於周主入鄴下大書執齊將鮮于世榮不屈死之以見
雖世濟凶德如齊而死節之臣猶彪炳於天地之間爲後
世勸也

周宣帝

宣帝傳位於童齒太子闡而出諸王就國無深根固本之
計羽翮旣翦何能及遠誠如其后父楊堅所言堅乃因以
執威柄而謀篡竊此史臣諸王傳論以謂向使分命賢戚
布於內外首尾相持遠近爲用雖臥赤子朝委裘社稷固
以久安何后族之地能窺神器也雖然周之亡也忽焉固

由宇文氏非能代有積德以長子孫而蔑德至帝而極無
畏天之心而僭天之號狂悖淫凶靡惡不作所謂罄南山
之簡未足書其過盡東觀之筆不能紀其罪者也其芟刈
本枝疎遠公族遠歸一杯之土莫託六尺之孤皆天以致
其罰而傾其器豈必執選建親賢內外夾輔以杜權奸之
常理論哉不然何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而皆弗就武
帝時齊王憲王軌等以堅相貌非常請早除之帝不從曰
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是誠天命有在藉手以報也

蕭摩訶

陳

蕭摩訶驍勇絕倫嘗單騎出戰莫有當者觀鐘山之救侯

安都秦郡之殪西域敵時有關張之名良不虛也然而長
算遠略惜其有言未見用耳如從吳明徹兵薄呂梁聞周
王軌結長圍連鑠於下流以遏其歸路請乘其城尙未立
水路未斷而擊之使非明徹剛愎不從何至腹背受困束
手就縛哉又隋賀若弼懸軍深入至於鐘山摩訶請乘其
聲援猶遠壘塹未堅人情惶懼出兵掩襲使非後主玩寇
不從何至隋軍大至而陳之將卒支離潰散無所用方哉
摩訶言雖不用則非勇而無謀亦可見矣史臣評其氣冠
三軍雖無智略亦一代匹夫之勇按之列傳似爲矛盾

後主與宰輔江總尙書孔範散騎王瑳等縱酒賦詩嬉嬉如燕雀處堂而不知大厦之將焚也章華上書極諫胡氏管見譬其位非公卿官非諫爭夫使爲公卿者盡輔弼之道居諫爭者勵蹇諤之節則誠不可越職以沽直聲不然知國將亡而不冀一言以悟主豈凡爲人臣之義乎華嘗除大市令而辭以疾則既奉身何妨卷舌乃復危言弗顧者亦激於忠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己耳若謂以無聞聞見擯鬱鬱不得志而發夫鬱鬱不得志之人而爲誹謗怨懟之辭則可罪如華之切直以繩其君之過以申生平立朝自效之志亦可以無惡矣史雖以附傳緯傳末然視緯嘗

負才使氣陵侮人物因繫獄憤恚上書而見殺者未可同日語也

江總陳

宰相之職毗輔一人進退百官惟能格君心之非放鄭聲遠佞人庶允朝望也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安視其君有內寵外嬖之惑而不能救彼雖以布強國庇民之治爲功論者猶以釀豎貂胥童之亂爲罪況若江總至德之世當權任宰乃不持政務日導後主爲淫麗之文酒色之樂而同陳瑱孔範王瑳等十餘人號爲狎客由是國政日頽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及隋軍壓境又爲施文慶貨

動游說後主阻其出兵遂至於滅總蓋罪魁瑄輩何誅乎
隋文之滅陳也五佞戮四罪投而拜總爲上開府失利甚
矣至稱其清標簡貴加潤以辭采及師長六官惟允朝望
則又史臣之謬也夫豈惟諧媚殊乏清規沈湎荒廢豈持
大體習尚浮艷有乖風雅何取厭人心於忘患縱欲之朝
而不明小雅師尹具瞻之刺哉